

◀ 上接 02 版

家风浸润梨园路

此次代表广西登上全国舞台，胡伊然选择了京剧梅派经典剧目《贵妃醉酒》中的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选段。

李素华介绍，《贵妃醉酒》对戏曲演员的唱腔、身段、眼神都有着极高要求。当时选择的原因一是看到了孩子的天赋，觉得可以试试；二是考虑到这段唱段能够全方位展现戏曲演员的扎实功底。

胡伊然的戏曲天赋，并非横空出世。她的身后是一个“戏曲之家”——姥姥李素华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从事戏曲表演艺术47年，先后在抚顺市京剧团、天津戏曲学校深造，并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为师；胡伊然的姥爷是吴素秋入室弟子；胡伊然的母亲吴紫苓就职于桂林医科大学美育教研室，从事音乐教育。在这个家庭里，戏曲并不是“舞台限定”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“我父母都非常喜欢京剧，平时真的是‘戏不离口’。”吴紫苓说，或许从小耳濡目染，胡伊然有时候也会跟着哼上几句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发现孩子有绝对音感，一段复杂的唱腔，只需要听几遍就能准确唱出来。

吴紫苓说，起初并没有想让孩子走戏曲专业路线。因为胡伊然从小主攻钢琴路线，京剧只是作为兴趣偶尔学一学。后来，一位国家级京剧艺术家在听了胡伊然的戏腔后，对李素华建议：“走专业道路吧，这个孩子真是个好苗子！”

李素华便决心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孩子。学戏除了天赋，后天的刻苦也很重要。“四功五法”、手眼身法步，哪个都要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下才能成型。这般日复一日的枯燥打磨与严苛训练，对11岁的孩子而言，是极大的心态与毅力考验。

“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甚至一个字怎么咬，

气息怎么用，都要一遍一遍地磨。”吴紫苓说，“有时候一个动作，她觉得自己做好了，老师还是说‘不对，再来一遍’。”

胡伊然的这份精益求精，源于家中老一辈戏曲人的韧劲。2005年，李素华意外左脚粉碎性骨折，仅休养三个月，便强忍伤痛重返舞台排练，把桂剧《大儒还乡》中的桑娘演活了。这部剧获得了包括原文化部“文华奖”在内的多个重量级奖项，创下了广西剧目参加全国大赛获奖最多的纪录。

在良好的家风里，胡伊然成

长得很快。2022年11月，桂林理工大学举办66周年校庆晚会。这也是胡伊然的首秀。她和李素华一同演绎了《梨花颂》，获得满堂喝彩。

随后，胡伊然便在各大大舞台历练，赢得了不少掌声和欢呼声。为了心中的戏曲梦，胡伊然不得不放弃很多同龄人的快乐。为了保护嗓子，她不能随便吃糖和零食；为了保护眼睛的灵动，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有严格限制。有时候临近比赛，学业不能落下，钢琴得继续练，戏曲训练强度还要增加，胡伊然咬咬牙，都坚持下来了。

“我有偷懒过，也哭过，但从没想过要放弃，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京剧。”胡伊然说。

“梅花”初绽未来可期

对于胡伊然来说，“摘梅”是一份殊荣，更是鞭策自己前行的新起点。

当赞誉声如潮水般涌来，胡伊然和家人都保持着可贵的清醒。母亲吴紫苓依然坚持着当初的原则：学业和兴趣要“两不误”，但“不会将她的时间完全填满，要保护她真正的兴趣”。

在中国剧协专家看来，“小梅花”舞台的最大意义，在于为全国各地的戏曲好苗子搭建起“从民间学习通往专业艺术院校再到专业院团的成长通道”。有不少“小梅花”最终成长为“大梅花”的例子，例如蒲剧表演艺术家梁静曾经在2002年斩获第六届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金奖第一名。23年后，她摘得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正是这朵“小梅花”，照亮了我国数十年的蒲剧求索之路。

前辈们的例子深深地鼓舞着胡伊然。她坚

定地告诉记者：“我希望以后还能站上更大的舞台，把我喜欢的京剧表演给更多的人看。”

从桂林市榕湖小学的课堂到全国舞台，从“戏剧之城”桂林到全国顶尖戏曲展演舞台上海，胡伊然的“摘梅”之路，是个人天赋、后天努力、家庭熏陶与时代机遇的合奏。2014年开始，桂林市启动了“戏曲进校园”行动。在12年里，活动覆盖面不断扩大，影响力与日俱增。古老的戏曲在稚嫩的童声中生生不息。2018年，“戏曲进校园”已经覆盖了全市800多所中小学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一朵“小梅花”的绽放，需要无数个寒暑的磨砺；一代戏曲人的成长，需要整个社会的托举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当越来越多的“胡伊然”从校园里、课堂上、山水间走上各级舞台，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中，必将有更多来自桂林的“梅花”，迎着春风，傲视群芳。

记者韦莎妮娜



◀ 胡伊然参加桂林市三独比赛独唱比赛，获得一等奖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↓ 胡伊然在家里练习戏曲基本功。记者韦莎妮娜 摄



胡伊然在家里练习戏曲。记者韦莎妮娜 摄

